中華民國十二年七月十二日發行

中國青年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第三十九期

流血是「吃虧」麼？……嘉猷
被外貨排斥之廣州織造業……百厭
九江洋學校學生的死（來稿）……卜仁
湖北二師底風潮經過（來稿）……惡惡
烈士鄭希曾傳……野馬
庚戌獄中雜詩……精衛
通訊二則
關於政治運動的八問題……郁青……代英
得見天日以後……文叔……楚女

每冊大洋二分全年連郵一元一角六分半年連郵六角三分

編輯者　中國青年社

通信處　上海辣斐德路一八六六號但一君轉

流血是「吃虧」麼？

嘉•猷•

我於上職業教育班的時候，聽得嚴士佳先生說：「今天報上登有胡彥彬底信，政府據以證明他是工黨；諸位都看見了嗎？日前解到洛陽的幾位，只怕要嗚呼哀哉，同登鬼錄了！我想學生時代，總不宜結黨。與人結黨，總是學生們吃虧的多。流血是不值的；因爲國民程度還這麼幼稚；流了血，也不能激起誰底同情。要流血，也總得在二十年以後」。

我聽了他這話以後，腦海中，便時常覺得有一些問題，最後，思想告訴我說：『倘若學生不肯發「自覺覺他」的慈悲，來做革命運動的先鋒，敢冒此大不韙者又有誰？學生們爲正義人道而犧牲的；吃虧與否，非所宜計。若說流血是不值得，那末，譚嗣同等六人底死，黃花岡七十二烈士底血，又何以畢竟釀成了辛亥的革命呢？歷史總是要進化時代底使命者，總是要完成其事業的。不可以其時之國民程度幼稚，而有所待；更不可以其時是豺狼當道，而趦趄不前。不然，則假如二十年以後，『民猶是也，國猶是也(？)』那時又將如何呢？」

青年們底思想，強半是游移不定的。有些學生，當其未入教會學校的時候，他們何嘗不痛恨怒罵那些教會學生爲豬仔，爲洋奴？到得後來自己以或種關係，入了教會學校以後，聽久了『上帝賜福於我們……』的一些莫明其妙的鬼話；則竟變成功一些教會學校底辯護士；不惜以從前怒罵洋奴的態度，而怒罵「非洋奴」了。嚴先生這種「自甘暴棄」的話，至少能使青年們發生一種惡的影響——消極。

被外貨排斥之廣州織造業

百厭

中國人爲了外便利好用，於是就不惜把金錢拋棄與外國；而任聽國貨日漸衰落，弄到己國人生計窘迫，　唉！　這種醉生夢死的國民，多麼可恥呀！　如今日本羊毛工會的棉紗織品，又充斥廣州市面了！　我國原有的布工廠，因被日本貨排斥，陸續倒閉二十餘家了！工人失業者以萬計了！　外人經濟的侵略，何止棉紗織品；更何止日本這一國？　現在單就日本一國之棉紗織品來說，已經扼我們工商界的死命，何況其他？　我國民如懂得外貨侵略的厲害，就應該積極打倒一切阻碍國內產業發展的原因，以謀經濟上的自救纔好。

九江洋學校學生的死

卜仁

接到一個朋友的信，說九江一個洋人辦的中學，有兩個學生投水而死。　死的原因，現在還不明白。　有人說他們是受着洋校長的壓迫，洋校長看見他們時常發反對外人强橫的議論，要開除他們的學籍，他們只得投水自盡。　這話現在還沒得到確實的證據，不過那兩個學生死的原因，多少和學校有些關係。　倘若不然，何以那事發生的一天，洋校長就親自至九江的報館，說這兩學生是自殺，請報上不要登載呢？　倘若眞是自殺，報紙登載何妨。現在他生怕報紙登載，可見是有不可告人的隱了。

一個好的新聞記者，言論是不受人家干涉的。　現在九江的報紙，不但言論受人干涉，紀事都要受人干涉，而干涉他的人，又是外國人，這是多麼可憐可嘆的事啊！

湖北一師底風潮經過

厭厭

我們這湖北第二師範，因爲僻處襄陽這個交通不便的地方，向來就沒有人過問它底內容。所以歷任辦學人員，都是聽他們爲所欲爲，除了賺錢之外，什麼：功課的分配，教員的好歹，設備上的計畫，教育上的目的——他們是一概不問，且也沒有那個本領去問。直到現任校長單家鑅頭上，那就更是一代不如一代。單氏到任以來，即抱一個地方主義，以爲多弄些本地方的人在一起，聯絡起來，豈不可以打夥求財？因此他所聘的教員，大概都不問學識如何，而只要他是一個本地人，可與共利害的。此等教員連小學主任在內計共有九個——都是襄陽舊府屬同鄉，都是武昌師大畢業，而且都是本校底老同學。九人之中，除了一個教務長姓張的教英文，還稍可勉強上堂外，其餘沒有一個可以在堂上講得出一點道理來。他們有時還比我們聽講的學生不如，每次上堂，總是七扯八拉亂混一頓。我們久已就要驅逐這般寄生虫，徒以地僻恐一時難覓繼任之人，且他們武大幫（九人之外尚另有兩個非本地的武大同學）結納甚緊，只要提出一人去留問題，餘人即一體罷工——聯合辭職。醖釀年餘，實在無法。校長單家鑅被他們包圍得水洩不通，竟弄得自己也深悔不該用這般小人了！這是因爲九人中有一劉某欲借單氏爲傀儡而自謀校長位置，而爲之策畫者則小學主任趙某，其人毒辣，單氏不堪其苦。於是單氏對校中較重問題，遂漸取商於齋務主任何先生。何爲人忠厚，且太老好，思想甚偏於保守。單氏雖恨他們九人，但投鼠忌器，爲了自己的位置，也終不敢向之發作，不過常對何言他『自己明白（何和單是兩湖師範老同學），將來要想法，現在且請你（何）把學生勸解着，勿使生事』。何老實信以爲眞，遂常常壓制學生，不許多言。學生平素雖了解何是好人，至是亦頗惡之。其實，何是裏外不討好

，學生不諒其保全學校之意，那九個人且反疑他從中主持（因單常同他說話）。到了最近，學生實在按捺不下了！一鼓而起，遂將九人中之汪、劉、趙、三人驅走。三人被驅之後，即向教育廳打一電報，說襄陽二師現有過激黨。教廳復電請襄陽鎮守使張某嚴辦。張駐襄久，比較熟悉地方情形，明知是假，但也為敷衍官場責任，派了幾十個兵，來校在寢室裏搜查了一遍完事。現在，經當地紳士楊立生調停，汪、劉、趙三個出校，而同學亦被開除四人；學生新組織的學生會實際上也無形解散。汪等保不定還是可以復入校，所惜犧牲了四位熱心同學，他們拚着自己前途的學業，為我們多數求福，而事後仍只落得一空耳！

此次，我們得到幾種的教訓和感想：

一　凡是妥協的「好人」如何先生，既不肯違背良心作惡，又沒有決斷勇氣革命者，在現社會上不但站不住；且還終不免要被一些冤枉，有苦說不出口（汪等在漢登報說學生是何鼓動，何與他們爭權，可憐的何先生都要算是革命派，那到真是天下事大可為了）！

二　現在國內所謂大學教育，直可罵是「混蛋」。堂堂武昌師大底畢業生，竟然八九人在一起，沒有一個有一點真實學問可以教學。此等大學教育實為我們底文化革新前途之障碍，要得改革中等學校，那就還得先在大學教育上做些功夫。我們尤望現在大學中的青年們，對於此等大學教育，能夠一洗其恥！

三　今後我們底文化運動，將要遭遇更大的困難。辦學的人今後將會動輒以「過激黨」

相譏。我們應該更嚴整我們底隊伍，擴大我們底運動範圍——我們除了爲社會，爲全般文化，爲全體同學底幸福之外，切不可稍涉於私人的黨派之爭，以致授譏我者以橫加摧殘之隙。

四 最傷心的，一般學界蟊賊，竟然忍心爲了他們底飯碗，引軍隊入我神聖的教育機關任意搜查。海內青年，對此將有怎樣感想呢？我們『願聞其教』！

五 我們感覺得像我們這個學校底境況的，在中國一定很多。學生既限於家庭經濟種種關係，不能不住。鬧風潮以謀解決，又只落得如此！可憐我們這些無路可歸的青年，將來如何是好？我們知道希望什麼省視學，部視學來察視那是無望的——他們賄賂通天，而且官官相衛。我們今後只希望所謂「中華教育改進社」，「中等教育協進會」這一類——雖然是紳士的——團體，莫單只顧做文字上的功夫，也來切實做些得罪人的視察功夫，把些教育界底罪惡宣佈！

於襄陽二師。

烈士鄭希曾傳

野馬

鄭希曾，生於湖北黃安縣七里坪。他底父親是個秀才，在從前讀書人中，要算是一個「異教徒」。他不恭維「儒者」，不講究「禮教」——爲人灑脫，好爲翻案(？)的論議。我們曉得從前的讀書人，若要反抗社會上的傳統習俗，每每總是託於浪漫的精神以自見——用那『放浪於形骸之外』的態度，以表見其「高超」。他便是這樣的人中之一個。烈士後來所以能成爲一個義俠的人，實在也是由於這樣的遺傳和這樣的環境所造成。

七里坪是一個鄉鎮，交通異常不便。 在那種社會裏，什麼新的主義，學說，自然是無從傳入——何況又在那樣一個早年的中日戰爭之前後！ 先天賦有反抗性的人們，只不過表現着他底單純的本能的反抗能了！ 所以他那時在他父親底教育之下，只讀得些什麼項羽本紀，游俠列傳，刺客列傳一類的東西——只感得一種無可言說的對於環境之不滿。 他不能知道他是爲什麼要不滿，並說不出一個所以不滿的理由，更不知要怎麼樣去解決他底不滿——他只是天天覺得他底那個社會，那個家庭，是「不可居」，是「要不得」。 這種茫然的內心衝動——這種生物的前進的要求，遂使他和他底父親一樣（在幼年時候）就常常被那些所謂「安分」的庸人們，紳士們，視爲「不可思議」。

只因家寒；雖然張之洞那時在武昌大辦學校，他却終於沒有一個機會能夠一覩「上國風光」——當他十四歲的時候，他還是僅能很吃力地奔到他本縣的高等小學！ 他在這個學校裏，却受了更多的激刺。 什麼割地，賠款，義和團的事情，他自多少了解一些。 同學中，有個包貢九，是一詩酒豪放的人，動不動撫事生悲，做出些激昂慷慨『擊碎唾壺』的態度。 又有一個毛厚菴，却又沈默寡言，胆大敢爲；有什麼事臨到他，他却總不會像別人那樣痛哭太息，他只去「做」便了。 鄧君介於這樣的兩個朋友之間，遂把他那從來的浪漫精神激起得越高，而同時却又漸漸地傾向於「實踐化」。

一九一一年同盟會舉義武昌，他這時正是二十歲。 他未學過政治，當然不懂得什麼叫做共和。 他只知這個天下是應當要改革；這個革命黨是應當要贊成罷了！ 單純的義俠不平之心，使他進了高尚志所統的衛戍第一鎮——革命軍中去當了「兵」。 他那時很得意，他

滿以為他將可以從此用了他手中底鎗，去殺他所不滿的人了！ 哪知結果却被調了去防守陽新縣的一個礮鏃。 於是他便老大的不高興！ 接着又聽見什麼孫武和張振武蔣翊武爭權，黃申薌鬧二次革命——他那一向崇拜着的偉大的革命，乃從此被這瓢冷水澆了下來 他從茫然地哭了！ 他看見世上所謂「革命」，乃竟是這麼一把交易；所謂革命黨同盟會的人，乃竟是這麼一種升官發財的商業主義者！ 還幹什麼呢？ 退伍罷！ 從此，他便領了他底五個月的恩餉，投入武昌一個私立的農桑專門的新民實業學校——意思是說國家事已不可為，不如自己學一門謀生之技，長為「老圃」了罷！ 然而他在這學校，對於農學倒沒有學到什麼；反而精讀了一些世界的政治——社會哲學。

定理：凡是生來便帶有革命的血液的，他底血管裏是永遠不會冷靜的！ 宋教仁被殺了！ 國民黨四督底義軍完全敗績了！ 癡肥無用的黎元洪被羣小挾持着做了屠戶，濫殺民黨——幾乎弄成一個非人的世界了！ 這樣這能忍得下去麼？ 唯物的趨勢，遂又把他騙入了鐵血的革命生活。 記者就在這時才和他會合着。 從癸丑八九月起一直到甲寅七月，我們做了些什麼呢？ 說起來，可真好笑，可真要算是『愚不可及』！ 我們那時以為革命只是一「我們」底事，並不知道歷史上的教訓——革命底成功是要建築在民衆的生活上的；並不知道社會的經濟的條件是支配着一切的一個總樞紐。 那時，只受了興中會、同盟會以來的方法的暗示，以為只要我們能夠聯絡得一些會黨，一些現役兵，我們便可重做那趕走瑞澂，駭跑張彪的好夢！ 至於趕走以後怎麼樣，在我們却並未打算；然在有些人心中，或者是早已預備了他自己底功名。 作惡的、下品的、無人心的湖北民黨，遂利用了這種淺薄，卑劣，可

恥的革命黨心來把青年作成他們底「商品」。爲存厚道，爲留感情，那些詳細現在倒也不必再說！那一個年間，我們是夢然地爲所謂國民黨做着那「跑龍套」的工作！自然，這樣的革命，如何能成？大家鬧亂中國，愈使吾民焦頭爛額而已！「世故」淺的我們，到了甲寅夏初，才漸漸曉得高妙的革命「營業」，殊非「人」之生活；才曉得在湖北襄河流域一帶，有所謂「款先生」、「革先生」一類的用了手鎗，借了革命，强迫人民捐款而行同刼盜的朋友。然而，我們已不復能夠自由，老虎背上坐着，也只好跟了所謂「同志」「偉人」們去拖了！

甲寅六月，有一個張國勳，一個蕭勳在漢水沿岸一個很小的市鎮，叫做脈旺嘴的地方，宣告獨立。他們搶了本地團警底槍，打了一頓兒戲之仗，敗了！這事，在革命事業，說，我們却也可以把他看成高麗人之反抗日本，[illegible]新芬黨人反抗英王國一樣——不能不說是有些浪漫的價值。不過在一個正式的革命政黨，總覺得不應該讓這樣的無組織的盲動發展開去罷了！脈旺嘴敗軍，約有七八人逃到武昌。當時鄭君住在一個學生寄宿舍內，敗軍們剛剛到了那里。本來不相識，只因同志中有一位沔陽人孫仲剛，才彼此介紹了！義俠的鄭君，對於這些戰敗者，除了同情，還能有別的打算麼？抵掌痛談，才恰恰合了他底浪漫的老脾氣哩！哪知敗軍之後，是有偵探跟着的。次日黎明，便重兵圍困——一條鐵鍊，遂連鄭君，孫君一併鎖去了！

這時，是段芝貴督鄂，酷用毒刑，逼取黨供。據說有時將黨人渾身亂打，打得血肉橫飛，熱血淋漓之時，便將生蔴皮整塊貼上，待乾後，再一絲一絲地往下撕扯以取供。被捕的人，大概都受過很重的刑法。鄭君雖在此嚴刑之下，除了直認他自己是反袁革命之外，

其他却未曾供出一人。供詞內容，因當時係在極祕密的軍法審判之下，故無從待知。被判決的六人——蕭張及鄭君等，遂於甲寅六月二十四日在漢口鎮守使署鎗斃。鄭君死時，年二十三，有妻——未婚。關於他底妻，還有一件可佩的事，附述於此。鄭君之婚，係幼時所定。及長，他那未婚妻，忽然瞎了雙眼。他底父親要退婚，他岳父也不欲使他不快而願退；他却堅持不肯。自然這種足以爲舊倫理張目的行爲，我們是不應該贊成。然他有他自己底理由，他說：『一個人連這樣一個女人都不肯救，還說什麼救天下人；一個人連這一點都不肯犧牲，還說什麼爲天下而奮鬥』！現在的青年們，第一件事、是要找一個才色雙全的愛人，似乎難免有愧鄭君吧？

最可傷的，是鄭君成仁太早。倘若使他能夠在現在看見國民黨改組，看見現在的一般赤心青年，則他底靈魂也不知要愉快到甚麼程度了！

庚戌獄中雜詩

精衛

啣石存癡絕，滄波夜夜愁；孤飛終不倦，羞逐海鷗浮。

姹紫嫣紅色，從知渲染難；他時好花發，認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留得心魂在，殘軀付劫灰；青燐光不滅，夜夜照燕台。

關於政治運動的八問題（通訊）

代英：下列係各友人的意見，拉雜寫來，請你給以批評：（一）中國雖有國民黨，但同時須有暗殺黨，革命方可早日成功。（二）在軍閥之下，不能自由組織團結，奈何？（三）

什麼國民黨，三民主義，原是他們的招牌，我們青年不當上他們的當，爲他們努力。(四)想革命成功，只是鏡花水月的夢想。(五)社會改造要從教育，實業等一點一滴的做起，無須民衆革命。(六)研究社會科學，困苦於功課催趕，有何方法應付？(七)革命的初步應怎樣？(八)在現在組織工會，不可以動輒罷工，引起更大的壓迫；罷工只可於不得已時行之。

郁　青

郁青：　你所提出的問題，我可以作下述的解釋：

(一)我們自然希望革命早日成功；但若在未得多數農工平民信仰擁護以前，無論是用軍隊或暗殺的力量推倒舊政府，都不能說是革命成功了。　革命政府必須有民衆的擁護，然後一切反革命的企謀不易；他亦必須有民衆的夾持，然後不能不，而且亦不敢不忠實的履行其革命的綱領。所以革命黨最重要是教育民衆；不但教育他們要革命，而且教育他們認識他們自己的利益，爲他們自己利益而參加革命。　暗殺有時亦可以作爲一種教育民衆的手段是不錯的。　不過暗殺若是用以爲教育民衆的手段，應當在國民黨系統計畫之中，最好不要別立一幟。　若暗殺只是意在殺幾個人，或者只是在激動民衆浮動的忿恨心，希望在國民黨還未能教育民衆認識他們自己利益以前，即成功革命，這卻是無根之木，無源之水，不是我們所需求的。

(二)軍閥不許我們自由團結，是他們題中應有之義，我們的團結便是要打倒他們，自然他們要盡力防禦我們。　然而我們何至於沒有辦法呢？　我們一面可以組織秘密的會社，與全國革命分子相聯合，以一致的進行；一面又可以利用種種可以公開的名義，組

織一些暫時不採用激烈手段的農工學生團體，以訓練教育各種民衆。　軍閥的暴力對於有心的人是沒有效力的。　一個學會，一個外交團體，一個平民教育團體，一個農村運動的團體，甚至於一張刊物，一個講演會，一家報館，一個學校，都可以做成我們的團結民衆的手段，或暗中便埋伏了我們的團結。　革命的運動，根本是要取秘密態度的。

壓力愈大的環境中，革命的進行愈祕密巧妙。　俄國的革命黨在地窖中開會，他的宣傳品用極薄的紙印刷，藏在皮箱夾板中傳遞，這是列甯曾經自己做過的事情。　所以怕甚麼呢？　軍閥的壓制，是革命志士的好教育，我們正應當努力前進。

(三)國民黨與三民主義是不是招牌，我以爲用不着强辯。　便令是招牌，我們只應問這招牌所揭示的貨物是不是中國所需要的，再則他們是不是貨眞價實。　我料得第一層是沒有幾多疑問的，普通所不滿意的，便是因爲不免有不能貨眞價實的嫌疑。　是的。

國民黨從前有些地方不能貨眞價實，自然是不好的；但是，如果她的招牌上的貨物是中國所急切需要的，我們只有用種種方法督促她做到貨眞價實的田地。　誰叫青年上國民黨的當呢？　國民黨自己亦正在極力振刷整頓，極力向貨眞價實的地方做去。　青年們儘可以張開眼睛，用自己的判斷力以決定自己的前途。　倘若國民黨有做到貨眞價實的希望呢，爲甚麼不應當幫他們一臂之力。　倘若一定鄙夷國民黨爲不足與伍呢，我到很願看他們自己比國民黨的人好的在甚麼地方。　我們只有希望有好招牌的做到貨眞價實的田地，若是既不肯做，索性不立一個招牌，自己以這爲比民黨好，這卻令有識者不敢恭維了。

(四)革命是否不能成功的事，還須請大家去看歷史。——倘若看看歷史，便會知道不知多少國家由極大壓迫之下，都能發生革命的事；而且倘若看歷史，便會知道不知多少國家，在革命成功以前，都有人笑「想革命成功，只是鏡花水月的夢想」的！ 在滿淸末年，還有人詠革命黨爲「誤人無限好頭顱」，這無非以爲革命是不會成功的意思；然而辛亥以後這些人啞口無言了。 只要我們努力，總有使這一般人啞口無言的日子。

(五)只要是眞心想改造社會的人，總會看淸楚教育實業不能改造社會。 所謂教育，不過集合一些不三不四的同事教職員，教授一些欺騙青年不切實用的功課，自己混個地位落幾塊龍洋罷了！ 所謂實業，亦每只是幫外國或本國資本家分銷些原料成品，壓迫剝奪工人或市民，自己賺取一點很小的費用，說甚麼改造社會，不過是欺騙良心而已。 天下自然亦會有那種妄人——像張謇一樣，自己甘願屈服於曹錕齊燮元的威權之下，而且與他們因緣爲奸，却一方要拿那種黑暗陳腐的教育，破敗凋殘的實業，自命爲爲中國造了一番從古未有的大事業。 在我們看來，不駡他亦便算很寬恕的了。 我還是相信只有民衆革命以後，政治經濟上了軌道，纔有教育實業可言。 今天是有心人，若他爲生活問題不能不在教育實業中鬼混，我們完全原諒他，然而必須在這種鬼混以外，同時從事于革命的工作纔好。

(六)爲了一些全無實用的功課，耽擱了正當的研究，自然是可惜的。 應付的方法須看情形而定。 依我看來，普通的學校功課並不是門門認眞的，很多懶而笨的學生，都會照例的升級畢業。 倘若我們只求及格，不希罕甚麼甲等一名，我想他不能十分妨害

我們。　最近俊才君給我的信有一段很可供參考，　他說：「我們省城有六個專校，我想入農校或工校，因我有志農工運動甚久。　這些學校辦得很糟。　但我想入這些學校，並不希望將來可當廠長機師，只藉此求一點專門知識，以便作農工運動。　我亦利用他們的不嚴，可以多找點機會，研究點我們急需的學問—政治經濟……；多作點課外的活動—宣傳主義，學生運動。　再則此等學校費用少，易於維持，亦可使家庭不能責我們對他有甚麼很大的酬報」。　我介紹俊才君此數語，擇校的青年很可以注意。

（七）革命的初步，我以爲是應當從事於工人與農人的教育與團結。　無論工人農人是怎樣蠢笨，無論軍閥是怎樣不許我們煽動他們，我們必須特別注意這種工作。　我們要研究他們的思想與問題，要引他們加入我們的革命黨，而且成爲黨的主要部分，然後革命的力量纔會偉大。　所以我以爲這是眼前第一件重要的工作。

（八）組織工會不應輕易罷工，這是不錯的。　每一次罷工，均須估量敵人的實力。我們最要是同工人接近，使他們爲他們自己的利益團結起來。　由這種團結，而引起更多的更大的團結，那便工人的勢力越大，罷工乃至引工人爲政治鬥爭越成爲可能的事了。　在有成功把握時，罷工的進行與他的勝利，亦可以引起工人團結的熱心。　所以罷工亦不是絕對不可以的（亦不一定是要在不得已的時候），總之要估量敵人實力以定我們攻守的策略。

代英

「得見天日」以後（通訊）

楚女： 民聲真是一本好書。 它從黑暗中殺出一條血路，爲吾人作先驅——引吾人直向前進。 且其力闢邪說，若深恐吾人誤入迷途：尤見用心之苦。 我輩學識膚淺，頭腦又不甚清晰，讀者每多懷疑，今讀民聲，得見天日矣！

文叔： 我無意中留下那本民聲，豈意竟能把我底朋友——把你這個穩健的孔門之儒，弄得見了天日！ 是的！ 民聲誠然是一盞極容易引度青年覺登彼岸的明燈。 許多青年，都是經過了你現在所經過的這一次『得見天日』，然後才成爲革命戰線上之一員的。 我自己便是這許多青年中的一個——何況你那種純東方式的浪漫頭腦？ 不過你應當知道：無政府主義在一般社會主義中，固然要算是最高的一級；無政府主義式的社會生活，固然尤其要算是人類生活最圓滿，最完善的一境。 然而我們對於這個『天日』，卻不應該只以『見了』便算完事。 我們還當去講求一個怎麼樣才能達那圓滿完善的無政府之理想的方法。 換句話說，便是我們應該去研究如何實行。 這，我願你在你領會了無政府主義底奧義之高之後，再去深思一下——再去在無政府主義本身上搜尋一下。 馬克斯主義——就是普通所謂「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實行由現社會而達到無政府社會之一工具；在你這個見了天日以後的朋友，似乎更值得去用一番功夫吧？ 本刊第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六三期中，對於怎麼樣去做這番研究功夫的話，說得很明白。 你可以看一看。

楚女

新海軍

創刊號

「新海軍」出世的話……眞隱

美英日三國海軍力之研究……T B

列強限制海軍軍備與中國……壽生

擴充造船廠——自造艦艇……民侯

中國海軍改造的第一聲……壽生

中國海軍大事記……壽生

CHINA NAVY……眞隱

時聞錄要……記者

附錄——本社章程……

每冊定價大洋四分

編輯者 新海軍月刊社

通信處 烟臺海軍學校郭壽生轉

總代售處 上海小北門外民國路上海書店